

生態女性主義對台灣推動環保運動之影響

林素華¹ 翁榮欽²

1. 台中師範學院環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2. 台中師範學院環境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目標：生態女性主義在國外已經發展了十多年，然而在台灣近幾年才有部分的學者提起，而相關的研究更是少。但台灣婦女運動也崛起了十多年，其中是否也包含有生態女性主義？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在於了解生態女性主義的主張及探討生態女性主義對台灣推動環保運動是否有正面的影響。

方法：本研究透過文獻的探討了解生態女性主義的主張及概念，並依生態女性主義的觀點設計訪談大綱，對國內的環保團體進行訪談，以了解生態女性主義對台灣環保運動的影響。

結果與討論：因時間及經費的限制，本研究無法針對國內所有的環保團體及婦女團體進行訪談，因此本研究選擇了荒野保護協會，及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這兩各團體為訪談對象。

訪談結果發現，荒野保護協會中並沒有強烈的兩性意識，參與荒野的會員都是對於環境保護有著一份熱誠，不分男女都為環境保護盡一份力，並沒有特別的意識到性別的差異，充分的展現出兩性的合作，雖然沒有生態女性主義意識，但就其兩性合作共同環境保護而努力的精神，還是與生態女性主義的終極目標不謀而合。

主婦聯盟方面則可以發現許多與生態女性主義相符合之處，主婦聯盟強調兩性的合作，以實際行動來保護環境。訪談中主婦聯盟一再強調：他們要證明的是男性能，女性也能，甚至更能；也不斷的以作中學，學中作來自我勉勵，且不斷的自我成長、關心國際的情勢。雖然生態女性主義在主婦聯盟中並沒有被強調，但部分有興趣的會員還是會私底下相互交換訊息及想法，而主婦聯盟的社區共同購買也是參考國外生態女性主義所推行的「去商品化」而來。

僅由兩個團體的訪談並無法推估整個台灣在推動環保運動上是否有受到生態女性主義的影響，但就本研究所訪談的兩個團體及對生態女性主義的了解，生態女性主義在國外往往給人基進的印象，但就國內而言若能避免其過於基進的部分，學習其優良的概念，相信對於台灣的環保運動會有正面的影響。

關鍵字：生態女性主義、主婦聯盟、荒野保護協會

一、 前言

在過去的調查研究報告中發現，在推動環境保育的過程中，女性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民間的環保團體中也以女性成員居多。這當中女性與環境保育之間的關聯性、女性在推動環境保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們的信念等，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主題。

生態女性主義結合了女性主義與生態主義，在國外已發展了二十餘年，有許多的流派和爭議，所關注的議題也相當多，但在台灣一直到 1996 年才由顧燕翎女士編撰介紹女性主義的中文書籍「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當中有專門介紹生態女性主義的文章。雖然如此，並不意味著台灣尚未有生態女性主義意識覺醒。本研究就國內外相關文獻作探討，期望能對生態女性主義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了解。並針對國內的環保團體進行訪談，以了解他們在推動環保運動時，是否受到生態女性主義的影響。

二、 女性主義與生態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的英文字 feminism，是源自於法國的 feminisme，意指婦女運動，1880 年代由創立第一個婦女參政權會社的法國女子奧克雷最先提出了這一個詞彙。在 1890 年代，雖然婦女團體或媒體雜誌時常的引用女性主義這樣的辭彙，但是溫和派的婦女平權倡導者往往要與它保持距離，自稱他們的組織是「女性的」而非「女性主義的」。直到二十世紀初才被法國各派爭取婦女選舉權運動者所接受，在近兩世紀之內，因廣泛的使用，而被賦予不同的意義[11]。各流派女性主義在歷史淵源、分析方法和改造方案上固然有基本的差異，但因其目的都在批判、改造父權文化，所以差異之外也不乏重疊、神似之處，因此當我們在研究個別女性主義者的理論和主張時，常會感到難以斷然區隔。但乃可根據女性主義的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及特質將其劃分為十大類：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基進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當代社會女性主義、女同志理論、生態女性主義、後現代女性主義、後殖民女性主義[11]。而其中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來自於不同女性主義者的實踐與哲學，給予多變化的定位。這些不同的觀點不僅反映了多種女性主義的觀點，也反映人類對自然的許多誤解以及解決環境壓力的許多方式。

生態女性主義是由法國女性主義學者 Françoise D'Eaubonne 在 1972 最初使用這個名詞，並於 1974 年出版相關論著。美國的一位教授娜思特拉 金（Ynestra King）則於 1976 年開始在課堂上使用這個名詞。70 年代後半到 80 年代初期的一些大規模生態災變，如 1976 年瑞士 Seveso 中毒事件、1979 年美國三哩島核能外洩、1984 年印度 Bhopal 殺蟲劑工廠毒氣事件、1986 年蘇聯車諾比事件，引發了諸多婦女及婦女團體抗議之後，生態女性主義一詞開始被廣泛的使用。金教授於 1980 年與數位有志之士合辦第一次生態女性主義會議「女性與在地球上的生命：80 年代生態女性會議（Women and Life on Earth：Eco-Feminism in the Eighties）」在美國的麻省舉行，有六百多位婦女參加[11]，並指出生態女性主義為一認同女人的運動，尤其關心「商團戰士對地球及生物的殘害，以及軍方戰士所掌握的核武威脅。」生態女性主義不僅從女性主義觀點關心公害防治和生態保育，更進而探討女性與自然雙重被宰制之間的意識型態關聯性，並企圖拆解所有的宰制關係，包括性別、種族、階級、人類中心思想等等，以追求人與自然的永續共存。

由女性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出，女性主義由一開始自由意識僅強調男性的權益而忽略女性的權益開始覺醒，要求自由權不僅男性擁有，女性也應當擁有。一路不斷的發展、改進，範圍也漸漸的擴大到社會、政治、經濟，乃至於更為細微的生活部分。女性所關心的問題不再侷限在女性本身的權益問而已，他擴大到整個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甚至未來世代子孫的環境。也由此發展出所謂的生態女性主義，以女性主義為立論基礎，關心目前所面臨的環境問題，提出可行的方法，並且實際的行動。在發展的過程中，衍生出許多不同的論述及看法，部分女性主義認為生態女性主義使女性主義向後倒退，但也有提倡生態女性主義是提昇女主義層次的聲音。姑且不論這些論述的對與錯，可以看出女性主義在這數年的發展過程中是不斷進步的，經由相互理論的激發，產生出更多的理論，因此女性主義間的相互批評從未間斷過，當然非女性主義者的批判也是促使女性主義不斷進步的因素之一，這樣的結果卻是造就了女性主義不斷的自我反省，不斷的進步與發展，相信未來女性主義還會有更多的發展空間，方向也更加多元化。

在西方有不少學者視生態女性主義為第三波的女性主義運動，因為除了考慮性別、種族、與階級的問題，生態女性主義者也了解到保存健全生態系統的重要，體認到人類也只是生態體系中的一種生物而已，所以任何完善的女性主義都不應該忽略自然環境的議題。換言之，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的訴求已經從對自我、性別、社會結構的思考延伸至人與自然的關係[9]。

不同的生態女性主義者有著不同的重點主張，不同的進入路徑使得他們的訴求與信念有所差異，但最終生態女性主義聚合於對自然與女性同被壓迫的現況，以及他們的解放。生態女性主義的基本信念與關懷可以包含（但不限於）以下四點[14]：

- (一) 父權思想與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體制是造成男性對女性的性別壓迫之主因。
- (二) 同樣的思想與體制也是造成人類壓迫其它「自然」的主因。
- (三) 上述兩者之間有著社會邏輯與歷史的連結。
- (四) 因此，性別的解放與自然的解放之間，有其社會邏輯與歷史的不可分割性。

由上述可知生態女性主義所要闡述的就是女人與自然雙重被父權體制的宰制關係，而談論女人與自然的連結關係，至少可以從八個面向來討論，歷史上的連結、概念上的連結、經驗上的連結、象徵上的連結、認識論上的連結、實踐上的連結、倫理上的連結、理論上的連結[13]，由這些面向來分析自然與女性的雙重宰制時，有時相互支持、有時相互互補、甚至彼此爭議。了解生態女性主義對於自然與女人的論述有助於我們了解生態與女性關聯，以及生態女性主義所要探討議題的範圍及變化。從這八個面向的分析之中可以了解生態女性主義是一種新的思考方式與生活態度。它最重要的主張是重建一個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尤其男人與女人）的和諧關係。生態女性主義者更進一步闡述人與人之間剝削關係的形成原因是由於男性著魔於控制、剝削自然，及創造、累積文化與器物，他不但要駕馭女性，更進一步要駕馭其他人類來幫他達成目的。因此，資本家統馭工人甚至小孩以達其快速剝削自然，創造交換價值，累積資本地目的；白人在剝削歐陸自然資源不足之於，轉而剝削全球自然資源，也因此必然地造成了駕馭，剝削第三世界人類的結果[9]。

自從「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一詞在1970年代被法國女性主義者 Françoise

d'Eaubonne 提出，並於 1980 年代在英語世界開始受到關注與研究之後，這個結合女性主義與生態主義的新觀點便不斷地遭受到它試圖結合的這兩個學術傳統的質疑與挑戰。這其中，來自生態主義陣營的「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以及來自不同派別的女性主義陣營可說是最主要的挑戰者。生態女性主義者與深層生態學者在 1980 年代開始進行了長期的交鋒，前者批評後者將自然被壓迫的現象理解為「人類(中心)」對自然壓迫之普遍現象，忽視了這其中父權意識型態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許多女性同為父權思想壓迫自然之下的受害者之事實。深層生態學者則對生態女性主義陣營提出反擊，認為後者一來過度渲染了父權的作用，再者天真地認為一個平等的社會(尤其男女平等)便能解決生態與物種間壓迫的問題[9]。

另一方面的批評及攻擊則來自同是女性主義陣營中的其他女性主義者。批評者攻擊最多的一點是，生態女性主義者強調女人目前在社會上接近自然、保育自然、養育人類、調和家庭與社會形象關係的形象，啟不是更將女性打入萬劫不覆的「弱者」地位嗎？而這「弱者」形象正是女性主義者數十年來辛苦衝鋒陷陣，急欲打破的[6]。對於以上的批評，生態女性主義者的回答是，上述批判正是落入父權社會的思考邏輯之巢臼中，被父權社會愚弄的結果。生態女性主義者提倡、讚頌女性與自然的和諧關係，並非只是要強化女性在這方面的本能，其最終的目的是希望以此新的思考方法與生活態度顛覆父權社會的人凌駕自然，男人凌駕女人的意識型態，從而達到全人類(尤其是男性)及大自然「免於繼續受人類剝削」的解放[6]，這樣的論述可藉由生態女性主義者提出的一些主張及概念中了解。生態女性主義者強調的是兩性的合作而非傳統女性主義的對立，不再以悲情、受欺壓的角色出發，更積極的肯定自我的能力。以下為本研究所整理之生態女性主義主張：

- (一) 自然界的一切是相互關連，而非互為統屬的[13]。
- (二) 人類也是這相互關連的自然關係之一部分，文化高於自然的二分法是人類遠離自然，破壞自然的開端，必須加以打破[5]。
- (三) 全人類，尤其是男性，必須重新學習，建立和諧的，非競爭的，人與人和人與自然的關係[5]。
- (四) 人類的基本價值與組織型態必須重新建構，以達成一個平等的，互助的，參與的，多樣性的社區與社會[5]。
- (五) 關心公害防治與生態保育，更進而探討女性與自然雙重被宰制之間的意識型態關聯性，並企圖拆解所有的宰制關係，追求人與自然的永續共存[9]。
- (六) 消除階級化的二元論，以多元化並尊重個別差異的互相關係 (mutuality) 取代宰制關係 (domination) [9]。
- (七) 提倡「去商品化」，更呼籲人們要以商品的「需求性」為產量的考慮因素[9]。
- (八) 強調個人的身體力行[9]。
- (九) 不強調男女差異，而且鼓勵男女共同的合夥關係 (partnership) [14]。
- (十) 認為工業化、資本主義與軍國主義也都是在父權宰制的野心中產生的，所以最終的罪魁禍首是父權體制思想[15]。
- (十一) 以生態中心觀取代人類中心觀點、工具主義價值以及機械論[15]。

(十二) 提出「生物時間」(biological time) 與「生態時間」(ecological time) 的概念[4]。

除了上述的爭議外，由於多數的生態的女性主義者在推動生態女性主義主張時的方式都是較為基進的，基進給人的往往是負面的印象，因此生態女性主義也被冠上基進的名稱，屬基進女性主義。但基進只是一種手法，為了達到目的而使用的較為基進的手段有時是有其必要性的。當然，並不是鼓勵使用過度基進的手段去達到所有目的。因此不可因所使用的方法或態度較為基進，就否定他的價值。對於生態女性主義也是如此，就他的主張及所提出的一些具體方法來看，的確有值得我們思考與學習的地方，撇開其基進印象，觀察生態女性主義所提出的概念與主張及具體的行動，將可以更了解生態女性主義者所要傳達的訊息。

三、 生態女性主義運動

生態女性主義一詞在 1970 年代被提出後，至 1980 年代在西方國家中受到關注與研究，發展至今已 20 餘年，這個結合了女性主義與生態主義的新觀點不斷的遭受到質疑與挑戰，但這使得生態女性主義更為成熟，也發展的更完全。不過可惜的是，生態女性主義者所津津樂道的生態女性主義運動往往不是發生在西方的先進國家，反而是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女性實踐了生態女性主義。以下介紹兩個常被生態女性主義者所讚賞的生態女性主義運動。

(一) 印度婦女的抱樹(Chipko)運動

印度的 Uttarakand(1958)面對政府經營喜馬拉雅森林的錯誤政策，以及大規模伐木公司掠奪式的開發壓力。印度北部的婦女們以環抱樹木的方式防止樹木被大量砍伐的保護運動，他們稱之為 Chipko 運動[6]。主要是由婦女帶領的 Chipko 行動堅持由村民經營當地森林的傳統權利，反對來自遙遠政權的管理。這個 Chipko 行動展現出印度「非政府」(non-government) 環境行動的輪廓，數千名婦女圍繞三個伐木區的所有通道[6]。這一個運動引起很大的迴響，甚至在其他國家也發起了類似的 Chipko 運動，如英國。因其為女性主導所發起的環境保護運動，所以常常被生態女性主義者所提起。

(二) 肯亞婦女的「綠帶」(Greenbelt) 運動

肯亞的婦女為了阻止他們的土地逐漸的漸趨沙漠化以及為了增加材火來源而發起的「綠帶」(Greenbelt) 種樹運動[6]。類似的運動在許多地區都有，當然也不只運用的阻止沙漠化現象，在建築、水利等工程方面也都有運用綠帶的概念，肯亞的綠帶運動之所以被生態女性主義者所津津樂道的原因，當然也是因為他是由婦女所發起的，在再的證明她們的主張，女性可以從傳統的悲情角色走出來，並且扮演拯救環境的角色，積極的參與環境運動。

不論是印度或肯亞的婦女們，或許她們並不以生態女性主義者自居，但她們確實是第三世界裡生態女性主義的實踐者，以最實際的行動保護他們的自然環境，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做得到，這是生態女性主義者所強調的，這也是為何生態女性主義者常以第三世界婦女為例的原因。如此說來，是不是西方先進國家就沒有生態女性主義的實踐者了呢？其實不然，如前述，生態女性主義所強調的是個人實踐，因此他們雖然沒有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大規模運動，但卻有從事社區的改造，積極實踐「去商品化」的主張，紛紛設立社區合作社，依顧客預訂的數量直接向生產者購買，經手交易的都是消費性的產品[9]。

四、 國內生態女性主義相關研究及訪談結果

(一) 國內相關研究

生態女性主義雖然已在國外發展二十餘年，但是國內相關的研究相當稀少，一直到 1996 年才由顧燕翎女士撰寫第一篇專門介紹生態女性主義的中文文章。國內學者僅紀駿傑在自立早報發表的，女性主義外一章——生態女性(柔性)主義及學術研討會中所發表的，生態女性主義：女性主義向上提昇或向下沉淪。其他學者則僅在論述環境倫理或環境典範相關文章時概略述說，如楊冠政、王從恕等學者。碩士論文方面，僅馮慧瑛所撰寫的，試探生態女性主義在台灣的發展空間，以分析台灣女性作者有關環境的作品的生態女性主義意識；及葉為欣所撰寫的生態女性主義的理念與實踐：探討台灣經驗，從生態女性主義的角度分析台灣發展的經驗。兩篇碩士論文均未針對其對環保運動的影響有深入的探討。

但這並非意味著在台灣尚未有任何生態女性主義意識的覺醒，事實上，早在 80 年代初期就有許多台灣婦女參與生態環保的行列，許多相關環境議題的書籍也是由女性作者所發表。成立於 1986 年底的「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就是台灣最早以女性為主要成員的環保團體；且國內許多環保團體的成員也多以女性成員居多。也正因為如此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正是這些參與環境保護運動女性們的生態女性主義意識。本研究希望藉由訪談的方式了解，生態女性主義對台灣推動環保運動的影響。

(二) 荒野保護協會訪談結果

首先造訪荒野保護協會，接受訪談的是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部的專員江小姐，因為所要訪談的內容是兩性的議題，且是以女性為出發點的問題，因此有事先說明希望由女性接受訪談。荒野保護協會僅僅只有 23 位專職人員，其他全是義工，連理事長都是義工不給薪的，由此可以看的出荒野的每一位成員對於荒野的保護都具有很大的熱誠。

透過江小姐的回答，本研究將荒野保護協會的理念主張，及相關兩性議題的態度跟做法歸納微以下幾點：

1. 荒野的重點放在環境解說及環境保護方面，因此所有的進修課程多數都以解說為主，對於女性的議題並不強調。
2. 荒野中參與解說的義工也多數以女性居多，但荒野並不認為這是因為女性比較關心環境的議題，而是女性有較多的時間可以參與荒野的活動。
3. 荒野之中多數的活動跟事務都是由所有的義工共同承擔，並沒有特別由女性主導或推動。
4. 團體中的所有成員都有相同的信念(保護環境)，因此也沒有女性的問題。
5. 荒野當中並沒有兩性的問題，也從沒有被提起過，在荒野之中可說完全的兩性平等，在乎的只是能不能保存台灣現有的自然景觀。
6. 人類之所以剝削自然的原因，重點是人類的慾望，並不是男人女人的問題。所以荒野希望透過解說讓人類了解自然的美，了解自然的價值不僅僅因人類而存在，透過這樣的環境教育改變人類在不斷追求慾望的滿足過程中，不斷剝削自然的態度。
7. 荒野之中並沒討論有關兩性意識型態或是男女互動關係這樣的關心層面，重點放在透過解說、環境教育等方式來改變人類的行為跟觀念。

若依此次的訪談而言，能看到的是在荒野之並沒有兩性議題，因此就現階段而言，生態女性主義並沒有對荒野保護協會的環保運動有所影響，反而是較趨向於生態主義。認為人類

的慾望才是問題的根源，必須透過不斷的教育，讓人類親身體驗自然的寶貴，而達到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理想。但就女性參與者佔多數且強調兩性合作來看，是與生態女性主義所以提倡的是相同的。因此荒野保護協會的生態女性主義契機還是存在的，相信有一天若將這樣的觀念引入荒野保護協會之中，會使荒野保護協會所關心的層面更加的開闊。

(三)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主婦聯盟在台灣環保運動的推動上可說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許多的環保法規、環保運動都是由主婦聯盟所推動的，在台灣推動環保運動上不遺餘力。主婦聯盟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推動台灣的環境保護運動，從一開始最簡單的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到现在的非核家園、共同購買，這都在再顯示主婦聯盟在台灣環保運動上的貢獻。接受訪談的是主婦聯盟台中工作事的前任主任許小姐，許小姐投入環保的工作已有十多年的時間，所以對於環境的議題相當熟悉，對於主婦聯盟的事務也相當的了解，當研究者談到當初以環境保護議題為出發點的主婦聯盟為何要選主婦聯盟為其團體的名稱時，他給了研究者很詳盡的答案。當初成立主婦聯盟的是一群台大教授的夫人，而其中的發起人是由日本嫁到台灣的教授夫人，而日本當初也有一個類似的性質的團體稱為主婦聯，因此他們就沿用了這樣的名稱，稱為主婦聯盟。

若想真正了解一個團體的宗旨精神及內在意識，最好的方式就是實際的參與，但受到研究時間的限制，研究者並無法實際的參與其中。所幸，接受訪談的許小姐對於環境保護工作及主婦聯盟的狀況都相當的了解，本身也參與主婦聯盟相當多年，因此藉由他的闡述可以確實的了解整個主婦聯盟的情況。以下是訪談中所整理出來，有關主婦聯盟的幾點要項：

1. 主婦聯盟當初的立意在於對於環境的關懷，但隨時團體的發展，參與的人數漸漸增加，所以關心的層面也就越來越廣。
2. 不僅僅只關心環境的問題，也關心婦女權益的問題，這些我們都可以在主婦聯盟的網站中介紹主婦聯盟宗旨了解這點。
3. 有部分婦女團體不認同主婦聯盟是婦女團體，因為他們認為參與主婦聯盟的女性多數是「幸福的女人」，並不能真正的了解婦女的需求。
4. 主婦聯盟當中也有男性，但以目前來中僅佔少數。
5. 主婦聯盟對於參與主婦聯盟的媽媽們的教育相當用心，不僅針對環境保育的相關訊息充實，其實他們的成長的多項面的（親子溝通、讀書會、兩性議題等），而且是不斷學習成長的。
6. 主婦聯盟就是鼓勵參與主婦聯盟的媽媽們，做中學；學中做。
7. 主婦聯盟強調透過不斷的學習，不斷的成長，了解自己的能力和提升自己的能力，覺醒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不是僅僅呼喊自己要求的權利，而是透過學習成長證明自己的能力。
8. 並且提出不只有男性能，女性也能，甚至更能。透過這樣的教育學習，使婦女們覺知自己的能力，並且具有環境意識，強調自然保育的重要性。
9. 主婦聯盟不僅僅拘泥在環境的部分議題上，他們會收集閱讀許多的文獻，關心國際情勢，了世界的脈動，不斷的修正自己的腳步。許多主婦聯盟所推行的環保運動都是參考國外環保團體而來的(如：共同購買)。
10. 在主婦聯盟中並不會特別去強調女性主義，但也有部分的人員有這樣的意識，不強

調的原因是，主婦聯盟的訴求並不在製造對立，而是在提倡兩性和諧。

由以上幾點要項可以明顯的察覺到，主婦聯盟的訴求與理念與生態女性主義可說幾乎完全符合。訪談前研究者與指導教授均擔心這樣的議題在目前台灣的環保團體或婦女團體中應該不常被提起。但許小姐不但有聽過生態女性主義，且對當中的部分論述也相當清楚，他本身也認同生態女性主義對與人類宰制自然如同男性宰制女性的論述。詢問下才知道，主婦聯盟就是這樣不斷成長的團體，他們不斷的學習成長，不斷的接收新的資訊。許小姐表示，在主婦聯盟中並不會特別去強調女性主義，但也有部分的人員有這樣的意識，不強調的原因是，主婦聯盟的訴求並不在製造對立，反而是在兩性和諧。所以主婦聯盟所推動的兩性和諧共同打造更完善的社會。從對許小姐的訪談中，可以看的出來主婦聯盟幾乎完全符合生態女性主義的基本論述，但唯一不同的是，國外的生態女性主義者多屬基進派，難免給人強勢的感覺。而主婦聯盟則是以柔性的一面，從自身做起，從週遭做起，國外部分的生態女性主義者也是提倡這樣的訴求。

五、 結論及建議

(一) 生態女性主義對國內環保運動之影響

雖然無法依據對兩個團體的訪談來推估整個台灣的整體情況，但就兩個不同屬性的團體的訪談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

就荒野保護協會而言，他是屬於單純以環境保護為出發點，著重的層面也是針對生態環境的部分，對於生活環境方面比較沒有相關的行動。當然，這是跟團體本身的宗旨目標有關。雖然參與荒野保護協會者以女性居多，但因為著重在於生態環境的保護，並沒有其他環境哲學層面的涉略，就環境哲學上的分類而言是以生態中心主義為主。因此在推動環保運動時多以生態保育為出發點，較難發現其他的思想。相信其他相同性質的保育團體應該也都著重在生態保育的層面上，對於其他的環境哲學思想很少涉略，或將他融入在環保運動之中。因此在單純以生態保育為宗旨目標的保育團體中很難發現受到生態女性主義影響的層面。

而對於主婦聯盟而言，他的屬性並不單純的只關心環境，雖然也是由環保運動而組織而成的環境保育團體，但由於參與的人員都是女性而將他們的視野擴展的遼闊。不單的關心環境議題，也關心婦女的問題，而主婦聯盟也因此使他們所關心的層面擴及的更廣。從生活週遭的資源回收到生態資源的保育乃至於社會環境等種種不同層面的議題，透過不斷的學習、成長，了解各個環境議題的問題，由女性的觀點出發，提出不同角度的看法，並以實際的行動是現他們的理念。由婦女的觀點出發並沒有使得他們的理念有所偏差，而是使他們的角度更廣，甚至能看到更深一層的問題，並透過不斷的吸收新知識，了解許多不同的環境議題提升本身能力及鞏固本身的理念。生態女性主義也是因為主婦聯盟的不斷學習成長而在主婦聯盟中產生了潛在及實際的影響。潛在的是會員們私底下的理念交流及心得分享；實際上的的是主婦聯盟參考國外生態女性主義者所推行「去商品化」的社區共同購買。相信在關心婦女權益的婦女團體當中也有部分團體注意到生態女性主義，但可能因為與婦女權益較不相關而並未重視，甚至部份婦女團體不認同主婦聯盟。但若可以使者兩個議題相互結合，婦女團體們擺脫以往權力的訴求而由正面積極的實際作為證明自己的能力，相信可以關心的層面及可做的事情將更多更廣。

(二) 後續研究建議

相信多數的人與研究者當初接處到生態女性主義時有一樣的想法，生態怎會跟女性扯上關係呢？如荒野保護協會的江小姐，他也表示從未有這樣的聯想，研究者當初也是這樣的想法。但在深入了解生態女性主義的論述及訴求之後開始認同這樣的觀念及做法。人類對於自然的剝削正如男性對於女性的剝削與不尊重，這樣的思考是合理且有關聯性的。長久以來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運作模式，的確讓我們認為很多事情是應該的、本來就是那樣的，我們從不曾去懷疑，即是他在不合理。

生態女性主義正是對此提出思考跟懷疑，女性真的就較男性差嗎？自然本身就應該被人類利用嗎？提出這樣原本大家都不太去質疑的問題，讓我們重新去思考，重新去定位，究竟男性與女性（多性）的關係為何？自然與人類的定位又該如何取捨？這都是我們應當仔細思考的。生態女性主義提出有助於這些面向的思考，不論對於兩性平權或是生態保育都有正面積極的幫助，而這兩者的結合也是對於彼此有正面影響的。兩性的關係不應停留在權利的鬥爭，人類與自然也不應停留在資源的剝削，如何尋找出使男性與女性（多性）和諧共處，使人類與自然共存、共榮，是你我大家共同的責任與願望，這一切也必須透過全人類共同的努力，不單單是男性或女性（多性）的問題。因此這兩者的結合對於彼此都具有提升的力量，使社會以及環境都朝向更美好的未來前進。

雖然生態女性主義的理論仍然遭受到許多的質疑，但這對生態女性主義本身是好的。生態女性主義者，可以以藉此反省思考，以具體的行動、積極的參與，實踐生態女性主義的主張。透過實際的訪談了解到，雖然目前台灣對於生態女性主義這樣的議題討論的並不多，但由於部份學者的引進及主婦聯盟實際的實踐，相信不久的將來生態女性主義的意識會在台灣受到重視。

本研究因人力、物力、及時間上的限制，並沒有對所有的環保團體及婦女團體進行普查，且訪談也僅訪談有時間接受訪談的人員，建議以後的研究者，若想更清楚了解生態女性主義在台灣的發展，可再做進一步的細部訪談或以問卷調查的方式，了解所有參與環保運動的女性們(亦可包含男性)的生態女性主義意識。

參考文獻

1. 王從恕環境倫理思想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台北（2001）。
2. 成令方大地之母的力量與迷思 - 英國女性掀起了八〇年代和平及環保運動的序幕。當代雜誌，48,88-93（1990）。
3. 周美智、鄭掬文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一份課堂的導讀與整理。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網站 <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15/15-5.htm>，嘉義（2003）。
4. 林津如外傭政策與女人之戰：女性主義策略再思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9,93-151（2000）。
5. 紀駿傑女性主義外一章。自立早報，1994年12月12日（1994）。
6. 紀駿傑生態女性主義：女性主義向上提升或向下沉淪？。「生活/社會新視界：理論與實踐的對話」學術研討會（2001）。
7. 荒野保護協會網站 <http://www.sow.org.tw/>（2003）。
8.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網站 <http://forum.yam.org.tw/women/backinfo/recreation/womenf.htm>（2003）。
- 甲、馮慧瑛試探討生態女性主義在台灣的發展空間。私立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網站 <http://www.complit.fju.edu.tw/complit98/papers/paper7.htm>，台北（2003）。
9. 葉為欣生態女性主義的理念與實踐：探討台灣經驗，國立中興大學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1998）。
10. 顧燕翎生態女性主義。收於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pp. 261-282)。台北：女書（1996）。
11. Carolyn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 In Michael E. Zimmerman. Children's peer relatio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pp.277-290).New Jersey(1993).
12. Karen J. warren. Ecofeminism introduction. In Michael E. Zimmerman. Children's peer relatio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pp.263-276).New Jersey(1993a).
13. Karen J. warren. The power and the promise of ecological feminism. In Michael E. Zimmerman. Children's peer relatio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pp.325-344).New Jersey(1993b).
14. Val Plumwood. Nature, self, and gender: Feminism,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nd the critique of Rationalism. In Michael E. Zimmerman. Children's peer relatio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pp.291-314).New Jersey(1993).

The Influences of Ecofeminism to the Environmental Campaigns in Taiwan

Su-Hwa Lin¹ and Rung-chin Weng²

1.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epartment Chairperson Graduat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Teachers College, Taichung, Taiwan
2. Postgradu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Teachers College, Taichung, Taiwan

Abstract

Ecofeminism has been developed for several years in many countries. However, only few scholars mentioned this concept in recent years, and related researches were not enough. Although, women's movements has begun for years in Taiwan, was Ecofeminism included in the women's movement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identify the meaning of Ecofeminism, and to determine the influences of Ecofeminism to the environmental campaigns in Taiwan.

Various theories of Ecofeminism were organized in this study by reviewing several literatures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er also designed an interview according to these theories. The interviews were made with the green groups in Taiwan in order to discover the influences of Ecofeminism to the environmental campaigns.

Due to limited time and funding, two major green groups in Taiwan were selected as interview objects for this study – The Society of Wilderness and the Homemaker's Union and Foundation. According to the interview results, two conclusions were made. First, sexism was not found in the Society of Wilderness. The members in this Society, regardless male or female, hold a common goal which i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without notic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xes. The male and female members cooperated with each other successfully in every.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Ecofeminism was not found in The Society of Wilderness, the collaboration of men and women in thei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vements still represents the meaning of Ecofeminism. Second, strong Ecofeminism was discovered in the Homemaker's Union and Foundation. Their members claimed several times in their interviews that women can do every thing that men can do in 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ion. They believe that women can even be better than men by continuous learning and self-growth. Although Ecofeminism was not emphasized in the activities in the Homemaker's Union and Foundation, several members who were interested in Ecofeminism did exchange the information and their opinions about Ecofeminism in private. Additionally, the idea of "common to buy" in the Homemaker's Union and Foundation was came from the concept of green expenditure in Ecofeminism.

The influence of Ecofeminism to the environmental campaigns in Taiwan cannot be determined by two interviews. However, although Ecofeminism was viewed as a radical image in other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two interview results in this study, Ecofeminism was identified as positive to the environmental campaigns in Taiwan as long as Taiwanese can avoid the radical part

and learn from the good part of Ecofeminism.

Key word : Ecofeminism, Homemaker's Union and Foundation, The Society of Wilderness